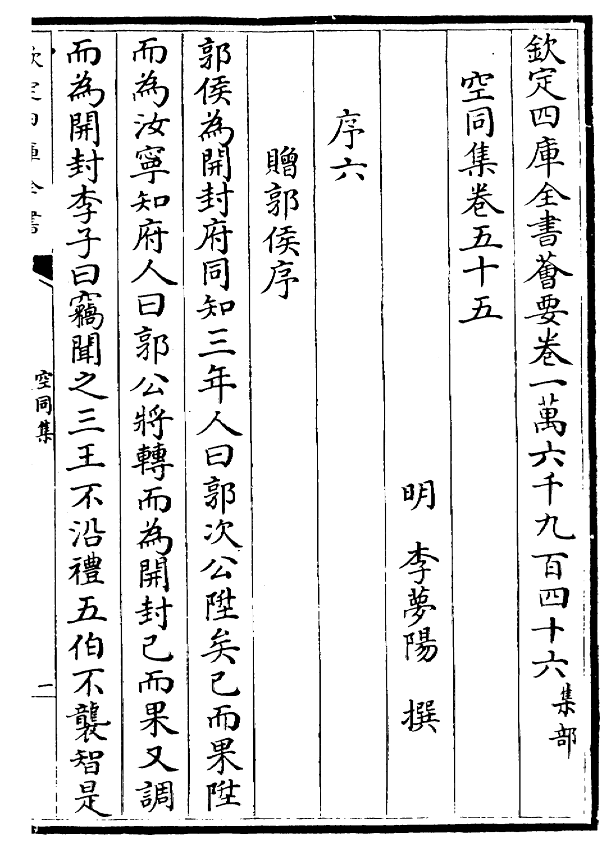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空同集卷五十五

明 李夢陽 撰

序六

贈郭侯序

郭侯為開封府同知三年人曰郭次公陛矣已而果陛而為汝寧知府人曰郭公將轉而為開封已而果又調而為開封李子曰竊聞之三王不沿禮五伯不襲智是

故政也者因民而為者也故順時者致昌者也信謀者審方者也俛志遲迴者後時者也令郭侯為開封也於斯三者何由焉且夫順逆者勢也大小者形也彼泰阿鏌鎁於人非不利也設倒其柄則玩而不畏故曰徑尺之魚不遊於蹄涔横海之舟不納於江河令論者不察乃輒立議曰郭君必以其為同知者為知府又曰必以其為汝寧者為開封是何異於膠柱而鼓瑟者哉且知府之與同知其得為不得為至易知也夫開封者史所

謂車馬之湊四通八達之衢也於今則有監守之臣有臨轄之司有諸王之國其屬城則四十有三其賦訟徭役勾幹簿書之擾蓋奚啻十倍於汝寧而又曰僕僕跨鞍馬奔走逢迎如是而其勢能盡如為汝寧否哉且夫寛猛者人之所時有也孔子曰平易近民民必親之然而肉刑雖三王之世不廢此又何也故居上不寛孔子以為不足觀然攝政七日而即誅其亂大夫卯故曰寛於良嚴於猾寛主恤嚴主戒令郭侯將為寛者邪抑嚴

者邪諺有之曰近火先焦開封近火者也百姓煢煢嗷嗷難堪矣蓋其地人衆雜人衆雜則其俗易偷而善造偽吏隷胥史之徒又輒相鼓扇益盜奸即蹈死地罔避懼彼其乘肥馬戴貂帽著文綺衣者蓋踵相接也大者白手置田宅與豪富埒矣此其責在知府邪同知邪余故曰知府之與同知其得為不得為至易知也且今人誰不謂包拯歐陽修相繼為開封也蓋拯以嚴峻起及修代之用寛亦起夫二子者固並所謂有道仁人也乃

其治同功而異義乃又並顯盛傳世由是觀之為政各任其性用情能附實則民亦易化故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令論者乃顧又謂郭侯必用其二不然且妨於政豈不謬哉

送陳汝州序

陳子以鈞州同知陞而為汝州知州李子聞之色沾沾喜幸曰夫陳子前為郎中吳至彰也然豈料其左而卑也令之為汝州即非彰也然闗諸天下不細也夫天下

事勢譬之弩也而其動則猶機也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夫霜之於堅冰相遠也動乎此而應於彼乃若是神何也此不謂至微至微者邪故曰知幾其神乎夫陰陽善惡君子小人未嘗無類也故陰陽者形也善惡者行也君子小人者朋也形不獨立行不特成朋無逆從是以泰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彚征吉而於否之初亦云故曰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故朱博雖賢必俟其友乃結綬貢禹即非不肖

然不能不因人而彈冠由是而觀方今無朱貢之徒則已誠有朱貢之徒聞陳子與有不彈冠相慶者邪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且令人孰不欲富貴假令陳子巧詐善宦早早與世浮沈或富厚多金玉貨財無論一知州即令立致卿相大夫佘何所喜幸焉陳子人品道德誠足為天下喜幸即令隱約終身予願為之執鞭不辭矧令為知州矧將彰而為卿相大夫記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今陳子亦謂之遇合者哉非邪

鈞州知州李君將有禮於陳子念獨余與陳子故同郎中也為友而又故知陳子於是俾來謁余以文曰邦彥不幸不獲交於下執事然知天下有先生久矣敢為吾汝州請然余聞李君亦令名豪傑人也因并告曰陳子行君亦可以彈冠俟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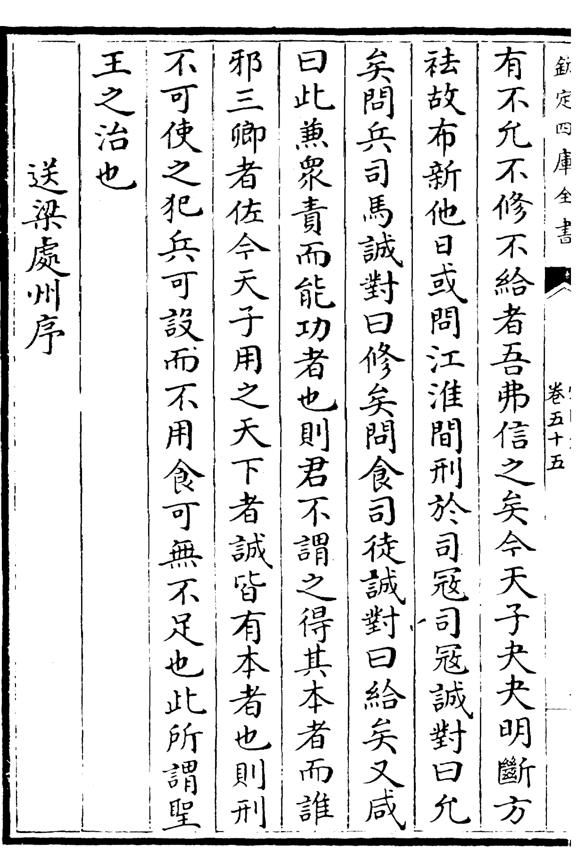
李君陞按察司僉事兵屯潁上序

兵刑天下之忌器也然聖王能使人不犯刑而不能使天下無兵能使兵設而不用而不能使兵一日而無食

能使兵足于食而不能不分之以官何則專其事則有緒而易理責衆則勞倍而鮮功昔周成康之世刑措四十餘年不用可謂極治然猶羽旄章于禮罷干戚存乎樂舞兵車藏于比閭故曰聖王能使人不犯刑而不能使天下無兵當是之時四夷賓服干戈朽于武庫然猶歲終計盈縮九年論耕畜故曰能使兵設而不用而不能使一日而無食及其立官則司冦司刑司馬司兵司徒司食故曰能使兵足于食而不能不分之以官令按

察提刑官也益之以軍馬城池則司馬事也又埤之以屯田則司徒事也是故其境内刑有弗允以問司寇司寇乃下而問按察兵有弗修以問司馬司馬乃亦下而問按察食有弗給以問司徒司徒乃亦下而問按察按察所主之境地誠狹也兵少也屯寡也猶之可也令李君主潁上之境其地跨江淮邊四省而犬牙民健訟而善潛非必巨獄以隅别雖小亦頻年無了期李君信善刑然能使之咸允乎蓋所轄衞兵率萬計其官率各奴

戮魚肉之又素跋扈稍繩則亢大繩則訐更大則計脫之君即善兵能必其無不修乎又屯田疲弱不盡墾豪强占膏腴租入或于私門逋欠積而牽連李君即善調食然又能必其無不給乎余故曰責衆則勞倍而鮮功雖然得其本萬事理。李君固明恕剛慎人也識高而變通夫明恕剛慎者政之本也識高變通者才之緒也以此治事尚有不允不修不給者乎且君故為司寇屬至著也又出而知陳州矣此所謂賢練之吏也如此而尚



有不允不修不給者吾弗信之矣今天子夬夬明斷方祛故布新他日或問江淮間刑於司寇司寇誠對曰允矣問兵司馬誠對曰修矣問食司徒誠對曰給矣又咸曰此兼衆責而能功者也則君不謂之得其本者而誰邪三卿者佐令天子用之天下者誠皆有本者也則刑不可使之犯兵可設而不用食可無不足也此所謂聖王之治也

送梁處州序

同年者擢同年同部者序而送焉義起也蓋惟我癸丑之在吾部者爲然癸丑之在吾部者前後三十四人十二年間擢者二人又皆治郡亦寡矣前劉岳州往王叔武首序之玆應樞往處州僉謂予當序夫序叔武備矣予何能復言然竊見自内補郡者恒怏怏不自滿非謂郡劇且勞而其勢有不獲盡專者邪夫以金緋坐堂上州縣吏承風走役悅則利怒則威一郡之休戚雨暘寒暑山川鬼神之食惟守主也而按訊有推官收逋有通

判兵戎有同知亮工分職各具成案而決于守守可則喜否則懼如是而謂劇且勞而不獲盡專焉者何邪守誠曰是侵吾掌刑吾刑賦吾賦兵戎吾敷僕僕案牘間日不暇給疑判疑同而不之信而是三人者皆將斂避退縮雖有能靡所自效於是事有所不舉矣監者入其境則曰守誤之守誤之挫辱抑厄以䘀其鋒州縣之吏觀望狎玩不復有所警飭亦宜矣如是而欲專欲不劇且勞可得邪夫三者達之天下者也應樞是行將自刑

自賦而自覈之歟抑付之前所謂三人者而可否之也應樞入吾部歷試八載聲稱湍人口性坦達無較是故天下之器於一處州何有處州在萬山中民質直簡訟蠶歲三四熟其租易辦卒伍句擾亦亞于他郡前三人者且各易為力而賢如應樞與之決可否而行之其郡不大治雨暘寒暑不時山川鬼神不享不佑有是理邪然此特予所竊見者爾不敢不為應樞告他則叔武備矣

送李德安序

李子同年進士曰李宗乾者以户部郎中擢德安知府故事同部擢同部同進士者為言贈焉於是李子謂宗乾曰德安非古名郡歟是在雲夢之間矣其地高山廣藪利耕織樵牧水者捕魚蝦宅舟楫然其俗輕悍而健訟君子則多機術把制人是楚之遺也子往何以為政宗乾曰其信乎立于信措于敏昭于斷與厥休息如何李子曰善哉備矣宗乾曰何以益我曰無已則寛乎綜

密以輔之乎且兩漢循吏子以為孰優宗乾曰無踰黄霸曰霸無赫赫之譽若趙廣漢輩所為而天子賜車蓋黄金下詔褒譽人到于今稱之弗替非用是道歟當是時昭帝立幼大將軍光秉政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由是俗吏尚嚴酷以為能而霸獨用寛和為名是豈無見者歟夫守近民者也日理民為事顧率務體格靡所司察覰霸所為亦可以少省矣霸治民雞豚𣪍馬米鹽煩碎之務罔不精力某所大木某亭豬子尚應口

道之況其他者歟今之守能若是乎宗乾於是起謝曰吾性剛不柰事事徵子之言吾幾不政矣李子曰夫剛乾之質也陽之用也是故綜非剛則隳寛非剛則弛明非剛則苛敏非剛則息信非剛則變夫剛美德也吾子何患焉宗乾喜誦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乃再拜登車而别

送喬太常序

元年春天子肇祀天地旣合羣神于南郊乃復遣使祠

天下名山大川曁古帝王宗室王墓告始也書曰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是也自山以西其鎮曰霍瀆曰河海曰西海帝曰嬀曰湯宗室王曰晉曰代曰瀋則吾友太常少卿喬君往侍祠建節行蓋道井陘泝太行南並蒲坂反于太原北抵鴈門雲中歷數月乃還往反蓋數十千里按祀典王祀四望天子始踐位祀之巡守至其方則又祀之故公羊曰天子有方望之事至漢宣帝令使者持節侍祠於是近臣始攝天子祀事而匭帛載御祝與

百神抗禮矣祀之義有三一曰尊神二曰尚賢三曰展親夫晉代瀋所謂文之昭也媧湯古之神聖人也河海霍望也於是時將天子精意能靡所弗享非太常所有事邪太常掌百神之祀素行無醜於神明又晉之山川所生也夫三者備矣非太常享而孰享邪是故孔子曰我祭則受福言有本也山西連年凶赤野千里黍稷不植牲牢犢瘠百神之典將有所不給今天子践始遣俊臣往修禋事如是而復雨暘愆期甘澤弗降神曰失職

賢曰助慝親曰悖德夫山川鬼神豈若是極乎子行矣予於是望之矣

送何職方序

今之所謂賤丈夫者非薪若瀫字至其道山澤之事雖善方輿家言莫能詰其所從來此無他践之實者言之切身親歷之與得諸口耳者異也夫言於人亦難矣兵也者難之尤者也山川草木之利疆異而界不同車騎步短兵長戟劍楯矛鋋弓弩之施又相率百不齊故曰

大小異形强弱異埶險易異備彼坐高幄擁僚佐談萬里外事設非身踐其地信才且知而克一一中哉趙充國漢名將也及討西羌則曰百聞不如一見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然則兵果易言耶新天子即位鋭意戎政乃敕司馬卿屬數馬于邊鎮而榆寧肅三鎮則以郴陽何君往君少年負駿才至于兵戎之事又為長兹奉璽書踐萬里之域異疆殊界將靡所弗陟竊於君有賀矣君前在職方圖天下地形寢壁上號曰卧遊予間叩之

曰吾得其形焉踰年又叩之曰得其勢焉再踰年曰得其備焉然終不以是自是而予亦不以是是君者以未踐也天下之患莫大於西北邊西北邊莫大於榆寧肅三鎮者君踐有日矣歸坐高幄擁僚佐談萬里外事尚有能詰之者否邪予于君之離是故以之賀而不以悲君幸勿諉曰吾之行數馬焉耳矣

送程南昌序

正德元年秋九月戸部郎中程君拜南昌知府之命是

日朝士夫咸歎息為君惜謂君守南昌弗宜其言曰南昌省下郡俗機狡健訟君非法家者流性簡靜鮮事事又恒疾信若是南昌不置守乎夫天下性同也南昌之人獨不守同乎守之於民以分則帥也義則師也親之則父若母也父母師帥不可以機狡逆其子弟子卒徒而為之守者以之逆其民欲民之不機且狡得乎假令程君斥簡以徇擾擯靜以狃暴治其民而民從之且猶不可而況未必能治治之未必從乎且天下之事不能

皆試而為令舉其大若要者錢穀甲兵訟獄三者而已必欲其皆試而為必從事於衡石矛鋌桎梏之細而後稱司農司馬司冦之位設終身不為司農司馬司冦而前三事者將終身不之諳乎程君固未始試司農者及仕為司農屬即赫赫以能著稱令往理郡訟有不著稱者乎父母之於衆子有訟未嘗不斷斷之必當者其視均也有不是未嘗不撻撻之不怨者其愛等也非均且愛必不能服其子之心惟師與帥也亦然君苟以施之

于者施之南昌之民南昌之民必治治則不爭不爭則化化則其功易叙當是時峩冠坐堂上百胥羣姓奔走承奉于下豈必强力者而後能邪故曰操簡以御衆居静以制動此天下之政也予於君官同部又同進士不宜無言以别會曹長胡君伯雍合羣寮友以文見屬遂發其所欲言者如此

送馬布雲歸序

馬君布雲主事户部四年矣一旦致其事而去同僚既

醵為之餞而又屬予之言予幸接下寮曰以簿書期會為事其何言之能為雖然竊有聞焉君臣之義道不合去言不聽去不得其官去年及去疾去以予觀布雲年未及也非疾者也布雲前為中書舍人九載克厥職乃擢主部事布雲又克部事鄉督太倉粟吏不敢蹈奸於是舉督天津粟天津之人咸籍籍稱明斯非不得其官者也非所謂言迕而道違者也而何以遽去無可去而去予於是知布雲之賢也夫自士大夫以官為家進退

之義擯而不講於是有老死于位而不悟者穢行詭迹之士遂宴然行列蒙詬詈不顧甚有卧病牀褥猶日探除拜問調遷者使其弗事事則已茍或事事而能以不得不聽不合去否也嗟乎予於是知布雲之賢也使布雲不得其官去言不聽去道不合去老去疾去猶為賢矧無可去而遽去邪夫宦譬之海也百險備焉逆之則危犯之則溺不知而不去謂之逆知可去而不去謂之犯布雲茲去譬若泝恬波而行興意窮極舍舟登陸其

有不樂者邪布雲偉軀幹美髭鬚豪爽尚義少失意於科第老復弗究其官必考壽樂其餘年必生賢子孫昌大其家不然何以與危者溺者别也

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歸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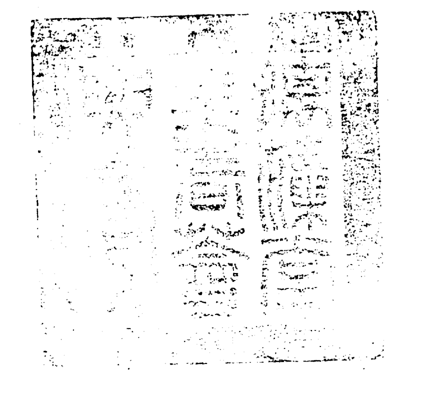
公自去歲上書乞骸骨上察其忠誠勉留之至是三上書不許會公目疾引請益力上不得已許焉賜璽書文鏹有衣一襲行之日冠蓋車騎填塞路衢道旁觀者咸歎息爭走覷公聚而轉相語豈不為至榮幸事邪議者

謂公前以司農卿歸先皇帝特詔起之置之左右委以腹心數召對訪延失得故每語屏從侍必移刻乃罷所謂帷幄舊臣者今天子幼冲煢煢在疚四境未輯忠鯁耆舊之臣不可一日去左右又大司馬者佐王平邦國者也公去誰與理邪公不聽比去議者以聞天子廉公有決志故卒不留公夫士有必去之志而後有不可奪之節故古之人有招之不可來而臨事麾之有不可去者豈不為俊偉烈丈夫邪為公者誠曰吾可去去焉卿

又曰吾可去去焉大夫又曰吾可去去焉朝去一公暮去一卿又去一大夫君人者必謂榮貴利達不足以盡天下之才天下之才亦必自以利其榮貴利達為辱若是即使公決于去何不可邪知天下之才以利其榮貴利達為辱將遂以是風天下故卒不留公若是天下之願仕於朝者且駪駪至也先王之訓人也語交際必曰義進退具焉先之以幾顯微生焉決之以時消長形焉故亡義者貪昧幾者危悖時者殘三者有一焉上之人

必賤之曰是求榮貴利達者夫惟賤之也故天下之願仕者不至故曰即使公決于去何不可邪公前為司農卿諸生以郎吏事公洎為大司馬公以舊郎吏又數數見愚無似誠不能狀公然竊知古之所謂大臣者有是義也易曰不俟終日殆公之謂矣旣相率祖公于都門北地李某乃為之序

空同集卷五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任益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空同集卷五十八 六五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九百四十七 集部

空同集卷五十六

明 李夢陽 撰

序七

贈豫齋子序

豫齋子者歙鮑氏輔之號也鮑氏三歲而喪母十六而商中年出分五十而行成家就君子謂其行有合於豫於是字之曰以立言凡事豫則立也又號之為豫齋子

言其立本諸豫也或問李子豫有說乎以加鮑子李子曰豫有四義先事而備者貴其幾居順而防者戒乎逸既成而受者羨乎享隨寓而遷者用乎時在易之豫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言幾也先事而備者也然在初則鳴于三則盱于五則疾于上則冥何也斯所謂戒也故不幾不知不知不戒不戒不享享者何也二之貞吉四之盍簪是也然必由于戒何也時與位殊也夫天下未有不生於憂患者也鮑之為人也未形而識微垂成而

處患大諦而小詳情深而意遠乃其商也察低昂酌常變齊盈縮審棄取故其利恒數倍而鮑之分也二百金耳十年乃有金二十百然皆分內無刻削損心之行斯何也先事而備者事無不濟者也斯豫之幾也然它商利則率侈華盛以明得意鳴箏竽挾妖艷策肥茹甘乃鮑子則顧益務實守約不鳴不盱不疾不寘語人曰官怠於宦成病加于小愈家毀於縱財耗于奢故其日費有經歲計有紀久於外不近婦人亦以表範於朋儕斯

所謂居順而防逸而能戒者也故其貨積身安子孫成立年近五十言行重于鄉評斯不亦享矣乎是故君子與焉稱豫齋子豫齋子云乃鮑子則文仁藏而義顯往往濟急而扶危以為自事李子曰予觀鮑子之行而知豫之道該也何動非順何動非時順而復時乃何行不成矣歟君子曰鮑之父殯也久矣而輔也匍匐山林竟獲地葬焉斯亦順動之一歟李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鮑子其得天者歟然由諸豫也是故稱豫

齋子

贈蔡濟之序

蔡生鏊中武第歸李子喜造焉已而歎曰析薪有理導民有以蔡氏之謂哉予於是知國之有紀也昔者先王之導民也不欲其獨文也是故生而縣弧長而佩劒隙而蒐狩敵而戈矛然又不欲其獨武也於是廸之詩書習之俎豆軍有軍禮射有射爵是故其禱君也曰允文允武臣也曰文武吉甫言不貴獨也後世典用既殊猛

愞各途逄掖寡斷介胄愚粗位乏兼材迄於有今制定科興策收射徵遂使彎弓搫鍪之夫有揖讓折衝之能是故據要擁纛綏內和戎匪官之曠有紀之證也然蔡氏膺之厥子是繼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蔡之謂哉左史王公曰鍪之鼻祖挺自行伍連帥有聞施及厥父四世矣鍪之祖往訓之家曰慎爾戎事無忘厥丈鍪之父又謂鍪曰小子勗哉爾祖有訓是故鍪之父兄弟並興文武各第立幟揭幰雙璧是輝鍪今繼之厥後足占

矣李子曰被風者偃得源者永國之導風故其行速家之導源故其獲深微王子予詎知蔡之能家也封丘黄子曰李子善言國紀王子善言家訓雖然遺厥本矣匪德弗承匪德弗啟西疇公儒雅弘裕秉直而布誠忠上而信下具兹五德矣是兼材也有子如蓋宜哉

贈王生序

夫華池西鄙之砦山也其俗牧樵衣裘氈不識文字其地苦寒其人民零散而艱難然其地顧產王生王生者

則詩書衣冠徒也余之寓華池也在弘治丙辰丁巳年其時王生始遇余而從之學夫王生起家非衣冠故族也無詩書之世業也窮僻寡陋鮮同聲之胄也一旦棄牧箠豎褐挾册書從予學是謂耀至寶於汚穢之鄉秀芝蘭於叢棘之中卒奪魏科致身顯名豈不謂異常之士哉後十餘年而當正德己巳王生自京師還而過大梁見余然猶為青袍生塗路坎坷於是告王生曰竊聞之富貴在天行藏有命久速有時古之人不有起自寄

食牧豕而身為將相者乎豈其始才知弗人若哉亦時有遇不遇耳故曰雖有至寶自售則輕芝蘭逢春香乃發生故不務修已而求富貴者謂之違天藏而求行者謂之逆命久而求速者謂之悖時斯三者君子不由也子之歸亦修已以俟其自至者矣耳王生曰夫孤立鮮就獨行無成余處窮僻寡陋懼不修也乃今聞敎矣

贈余思睿序

夫舉其身而豫能自知焉者寡矣故壽夭吾不得豫知其

壽夭疾病吾不得豫知其疾病禍福吾不得豫知其禍福子孫吾不得豫知其賢不肖故欲吾壽戒凡戕吾生者已矣欲少疾病不為諸致疾病者已矣欲寡禍我不為禍端已矣欲子孫賢教子不為不賢已矣我教之不為不賢乃仍為不賢也此下愚不移者也古之人有焉丹朱商均是也我不為禍端而或禍我也此无妄之災也若孔子厄宋䧡曾子避越寇是也不為諸致疾病者而疾病也此謂之命也冉伯牛是也不為凡所戕生者而弗壽也此之

謂天也顔回是也夫六人者皆大聖而大賢而其遭乃顚

咸若是夫余思畬畲之田野氓耳未必有聖賢之行也今

其三子皆克家是不爲不賢也夫婦各八十餘歲是壽者

也然又康強是少疾病也生無災危是鮮禍也則何也李

子曰夫天道好生而福良人道積善而有慶故人不必皆

回能弗戕其生雖有不壽焉者寡矣不必皆伯牛能弗爲

諸致疾病者雖有疾病者寡矣不必皆孔曾能自不爲禍

端雖有禍焉者寡矣不必皆堯舜能教其子孫不爲不賢

雖有不賢者寡矣故曰大小之應捷於影響今思睿兄死無後不利其財事其母以孝聞非自求福者乎寡慾慎躬非不戕生者乎且又何疾病矣躬行率其子孫非教之不為不賢者乎故曰人有必壽必壽而不壽乃始曰天有必不疾病必不疾病而疾病乃始曰命亦有必福必福而不福乃始曰无妄之災教之有必賢必賢而不賢乃始曰下愚不移故曰影響之道大小以之處常則雖微必應遇變則聖賢不遭嗚呼善觀思睿者其知天人之際乎

贈汪時嵩序

鮑輔氏告我曰歙有淳行人汪時嵩者於輔外舅也而今六十矣輔聞之六十始壽夫壽未有不文以彰也而彰也必賴於名文敢請予曰未同何言為夫不知其人而頌之者佞也敢辭鮑曰時嵩可以文者五焉予曰五者何也鮑曰汪鉅閥也系出越國公華而時嵩祖號碧山翁者以文行稱嘗樹桂堂前桂至今存也以是厥里名叢桂云斯亦足以呼喬木家矣夫汪閥鉅而繁人而

時萬長於其行至百三十人餘焉長而義鮮不悅也夫勤儉和審四者士之優也而時萬有焉是故以商則順以耕則獲且今喜談而樂道者非謂久而同居者罕聞哉而汪氏同門出入内無間於人言今十有一世矣予曰嗟予聞諸君子禮以義起文由譬闡行以類求故人情莫不有親親之莫不愛焉愛之必祈之曰百壽不已必曰千壽又不已曰萬壽壽之而假文焉行盜非先王之程也然厥義存焉甥舅者婚姻之經也推内之愛以

愛其所生而文以壽之禮也故曰禮以義起鮑君足當之矣夫文者託物以宣者也故古之壽有曰日者月者山者川者岡者陵者松而栢者凡以達愛焉已矣適有叢桂於是作叢桂之歌歌曰有樹偃蹇兮堂戶君有瑟兮胡不日歌以舞金昆兮蘭孫沓以進兮朝歈笓兮暮擊鼓斯亦取譬闡文達愛之義焉已而聞之者乃曰李奚篤於時嵩夫子賤取斯于魯賢尹公擇友於學射王謝門閥朱陳世姻非其類者固鮮有聚者也鮑之父時

明者誠孝而著行君子稱焉而輔也靡較兄貧孤立而潤屋推計其姻門時嵩壽譽五者足徵已故曰行以類求者此也鮑又曰厥父永賓生二子長則時嵩時嵩配程氏孝敬善握家有三子二女孫三人云

送史泰序

驛有舟有馬兼水陸者兼舟馬其最著自京師陸行南皆大驛大驛有南馬其丞與州縣長吏埒冨次則自京師水行不然逮陸驛甚陸驛非閣大臣及權力所役使

不得除即除不購不得以為常人亦不之怪也史泰以
陜西承差至京師不得為閣大臣及權力者使及除貧
又不得購於是除平望驛丞平望據水僻較之自京師
水行不逮又甚臨行意忽忽不樂予謂之曰子聞周官
乎周官雖卑末如遽傳牧廐各慎厥職惟厥賢故天下
大治昔者單襄公假道于陳以聘于楚謂其侯不在疆
國無寄寓縣無施舍占其國有大咎曹之候人何戈與
祋能稱厥職詩人歌之今之驛即古遽傳寄寓施舍丞

即古之候也且若等向非齊民邪以承奉奔走之力天子録之俾列在末官豈謂思與州縣長吏埒富邪何為忽忽至此史泰曰令號明經居尊官職宣助教化乃日務富厚蓄金帛為子孫計夫驛至卑也丞至末也奔走承奉之職易稱子何望之過哉子謂之曰人之美劣不係官之崇庳古之人歌之咎之獨非此等官邪假令若等不慎且賢即已誠慎且賢孰謂無助于治哉法驛丞得捕邏境内録其績夫平望盗數也輕舠利刃出沒雲

濤烟浪間至横也子西北人也壮膂力精騎射即其所
事豈直奔走承奉閒邪史泰曰然徵子無所聞教史仲
成者永樂間都御史也有風裁慶陽安化人泰其孫也
泰於予有瓜葛故於其行為之言

送嚴世臣序

教人者固教於人者也其始教於人也見彼嗜酒喜賔
客怠厥事諸生以所業請輒置諸案上不理數日再請
曰姑徐徐再請乃不得已朗誦一過指示之曰某善某

疵其不愜吾意更為之更為以請亦復若是因循歲月計餽遺腆薄為憎喜有他故輒取憎者而撻之諸生信謹厚有不退而心非者乎夫吾既退而心非之矣他日以所教於人者教人可乎盖教官卑而禄薄俯仰不贍鮮有弗蹈于是矧鬱鬱哀邁之士竊升斗以苟朝夕彼始雖心非其人而終不自持者豈少哉嚴君世臣少好學負大志累試有司弗偶年踰四十始取賔貢拜大名府教官以歸君曩在諸生列端方雅飭見禮於其師師

有弗義輒從而爭之人謂君他日必為良師茲行也其不以教於人者教人必矣其終能自持也較然矣予既重君之為人又喜大名得良師作送行序

贈王弘化序

弘化湖西人侍其父地官大夫北學于京師去歲則從其外舅康大夫館于汴館禮既成將復學于京師暇日因谷生者來顧余曰願以言請余席未暖且北行况未同而難言辭謝不敢受弘化五顧余而意益堅以書諷

谷生者至再至四夫弘化之好予言亦至矣弘化少歳有俊才出而壯觀往來燕趙梁宋間車馬僕從光耀氣焔意者恐人不肯言而乃屬予言之歟夫當是時誰不願因言託交于弘化因弘化託交于其父其舅弘化第未始有請耳庸有請而不言者乎顧獨懇懇于未同而難言者予固謂弘化將求益於是行也弘化陶成父舅師友之賢覽都會文物之盛所以修于身見于世者宜無不備而復求益焉何歟余不幸學古未成反戾于今

質劣以阻合疎散以掐謗方恐懼退畏以求自新雖有一得弘化能相信不歟予故因谷生致意曰願弘化行其所學求合于古而不必拘拘於今是行也請于其舅其父再請于其師以予言為何如也

送左載道序

君子之仕也非為人也人之望於君子非欲已悅也然舍是二者則難乎免於今之世今卑而近民者也卑則易凌近民則難稱易生忽難生畏夫茍忽之矣雖無心

於已悅而稍不如意則怒苟畏之矣雖無心於為人而稍不如人意則沮斯二者勢也及其弊入境觀逆入邑觀趨去則觀所將茍無一失于是稱之曰良令良令匪徒稱之又從而薦之為之令者惴惴焉亦惟恐失諸是以為之辱故凡可以悅人者無不為矣如是而謂令不古若尚安咎哉昔子路治蒲三年孔子入其境曰善哉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忠信以寛矣至其庭曰明察以斷矣吾儕誦法孔子者所望諸人與所自為乃若此無

惑乎令之不古若也左君載道舉進士拜永年令人亦不之悦銓司聞之曰不為人者必能為其民盍再試焉於是改太康令三年邑果大治上其績於銓司銓司喜曰吾聞若令一而民聽所謂敬以信者邪又聞若務大體靡所苛察然自其治邑境内無冤訟所謂寛以斷者邪設有未至亦吾夫子之徒也大嘉與考上上嗚呼世有特立之行茍無深知而能免焉者寡矣君子而好古者觀於載道亦可以自慶也夫

韋園餞會詩引

韋園之會賓一人升之主三人元瑞庭賓其一予也園主一人千戶倫是也亭設四几上三下一升之居中予以齒居左皆專几元瑞庭實則共几而坐元瑞居庭賓左下坐而北向者園主也時升之報政將歸贈留之言皆不可少予誦杜甫千童夏木清之句為五鬮令侍子拈送焉予即得千字右旋而成句人人大賞異盡數之適然如此升之既得鬮義難輒避乃以次書之云曩予

會升之河西闕有傾葢之雅是時升之書學歐陽詢詩吾不知其誰學知其為唐也今其書若詩吾不知其誰學知其為六朝也說者謂文氣與世運相盛衰六朝偏安故其文藻以弱又謂六書之法至晉遂亡而李杜二子往往推重鮑謝用其全句甚多梁武帝謂逸少書如龍躍虎卧歴代寶之永以為訓此又何說也今百年化成人士咸於六朝之文是習是尚其在南都為尤盛予所知者顧華玉升之元瑞皆是也南都本六朝地習而

尚之固宜庭實齊人也亦不免何也大抵六朝之調悽宛故其弊靡其字俊逸故其弊媚詩云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擇而取之存諸人者也夫泝流而上不能不犯險者勢使然也玆欲游藝於騷雅芻蕘之間其不能越是以往明矣予好文而未能竊以所嘗自規者為升之告試質諸華玉以為何如

空同集卷五十六

空同集卷五十七

明 李夢陽 撰

序八

壽兄序

正德庚辰之歲李有長公者年六十矣十二月十日其生辰也傳曰六十始壽於是都指揮同知霖僉事臣左長史春右長史昷訓導澤通判環司務彬儀賓正八人

者為長公者壽登厥堂致詞而稱觴焉蔡子曰德基業昌而色而康申錫無疆翚革子曰智圓義方肯構肯堂於祖有光王子曰夫鴻婦光偕老孔臧子孫行行郭子曰子如鸞翔孫如玉蹌儼雅柔良趙子曰巍榭曲房純衣縠裳無眚無殃李子曰甫田穰穰有積有倉有牛有羊黄子曰和親睦鄉族行宗強緜瓞苞桑仝子曰禴祠烝嘗以孝以享威儀矜莊於是長公者前偏觴客謝而其弟曰夢陽者亦前偏觴客謝申詞焉曰竊聞之好謙惡

盈者天之道也既滿知懼者人之要也故視履考祥者終始之蹈也生而全歸者子輿之孝也是故君子聚之而必散以廣仁也負貸無必取以拓義也内交不狎外交不淫以存禮也豫患而前危憂深而慮遠以踐智也吾門一事之嘉也凡必涕泣而曰斯匪和之能實台祖與父之精即一弗之嘉凡曰斯匪伊之咎實和之弗德人或弗循也凡必訓之訓之而猶弗循也曰和弗忍弗之訓也人有急凡赴之赴之而弗及曰和弗忍弗之赴

也故懦者懐其惠強者畏其義疎者慕其禮淺者服其智此所以既富而人不忮布衣而有官位之尊垂老而横逆靡加諸身也斯長公之行也

姜翁夫婦八十壽序

人有言曰富壽康寧然論者必歸諸三王之世非謂其太和風煕無愁苦夭折之民耶雖然八十者於其時亦罕矣故其制曰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又曰八十曰耋此非謂其筋力志慮衰耶是故有罪不刑食則常珍于

朝則杖夫使八十者誠易得也古之人豈宜優禮若此哉然此亦謂其耄者耳非夫婦偕也假如八十而夫婦偕又弗耄也若今長安姜翁者古之人又若何而優禮焉嗚呼亦罕矣余讀載記上下數千年間夫婦齊德而隱者吾獲三人焉冀缺梁鴻龐公是已然三人者史皆不著其年設其年與姜翁比然未必皆弗耄也即弗耄矣未必與其婦偕也嗚呼若姜翁者不誠罕耶不誠罕耶且壽者氣昌而娛樂者之為也今天下民窮而歛急

輸不息肩徵弗停儺亦甚矣姜翁顧奚所娱于心而使其氣昌也余竊嘗觀翁夫婦矣並生于宣德初年是太和風熙之際也一宜壽齊德而隱二宜壽所謂栽者培之也其子判名郡振勵不辱其身養志率訓珍綺備矣三宜壽夫三者一係之天二係之人是氣之機而娱之要也故曰得機者昌知要者康夫若是乃其壽焉得而不偕也又安所得耄矣余往年道秦晉之境見山谷田野閒多龎眉皓髮之民乃其年故不亞姜翁然徵輸比

急愁歎貧病相與轉而之溝壑者殆半矣幸而存矣氣昌而娛樂者幾焉於乎亦罕矣予於姜翁夫婦有深慕焉有深敬焉又有深感焉作斯序

封監察御史王公壽序

燕人王公就子養於河臺夫婦齊年而耋八月二日公生之辰也壽公者冠屨闐門而入容目之而歎曰昌哉入見公癯而強也見公配李堅而貞和而神清出而曰康哉既又見其子憲君之懽其親也則曰養哉以告李

子李子曰昌生之積康根於娛娛由養生養由心作四者始天而終人者也故仁人修身以成其天孝子法天以永其親夫金石負質松柏耀材麟鳳彰德質之言氣也材之言植也彰之言時也故小大形之者氣之庸也完體俟用者植之功也務實生名者時之通也故耀非其時則有必養而無必昌植非其成則有必積而無必娛結非其氣則有必娛而無必永故壽者始天而終人者也客曰吁俞哉王公孝敬勤家聚而能分年彌固渝

厥配相之貞淑明惠德流嗣人非積者歟憲君慎官約身若志養體居處順適耳目以和非由諸心者歟非心奚娱非積奚昌昌以其時娱以其植氣之永也斯其徵矣竊聞之引而無絶之謂永湛而樂之之謂娱安平緜吉之謂昌王公自兹期頤為籛鏗為大椿有乎李子曰有哉孔子之言仁也曰仁者樂山詩之言孝也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夫山也又永爾類矣壽尚有既乎雖然降爾遐福者天之命也脩身俟之者人之正也故仁人

事天孝子愛日言盡乎已焉爾公前以子封監察御史而厥配李封孺人厥孫男子七人吁備矣

南園翁九十壽序

南園翁者京兆人也今年九十矣耳聰目明體履矯健喜飲酒然多而不亂與人奕竟日人以是疑翁而私相謂曰夫酒血虛則罔勝中熱者必病夫奕心機也即壯者奕鮮竟日也於是私相論翁一人曰翁之壽自為之也一曰養之備一曰主於積一曰生有之爾言自為之

者曰夫膏煎則涸燭風則淚故氣耗則損精揺則竭形勞則憊神役則折言養之備者曰翁之子嘗巨邑矣復有二孫接步於巍科夫外足者内娱心歉者體顛耳目既和懽洽隨之矣故志廣者適氣舒者永吉廿日陳諸前紛擾弗嬰於中即弗壽期壽斯臻歟主於積者則曰竊聞之積水成澤積善成福翁教行於家化及鄉閭義形於斷仁闡諸施四者昌之道也烏乎不壽言生有之者則曰均介龜壽均羽鶴壽化工非私於松竹其於寒

也獨榮斯無他定之秉者人莫之增也若歸諸為則顏回豈夭札之行咎諸養則榮啟期九十帶索被裘行歌斯亦窘矣主於積乃跖則以壽終故金石負堅籛鏗引年所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者也二孫之過大梁也以其言告李木李木曰言生者拘諸氣者也積者修諸志者也養者兼乎外者也為者專乎内者也吾請諸叔父其叔父曰上古之民蚩蚩故其民上壽上壽百二十歲中古之民皞皞故其民中壽中壽耄耋季世之民勞故

其壽者而老者寡矣蚩蚩之民不知不識順帝之則者也於是擊壤而歌曰帝力何有於我帝之世也皥皥之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者也於是鼓腹而游出作而入休王之世也嗟爾木汝以是足以占翁矣汝見翁乎蚩蚩者乎皥皥者乎

汪子年六十鮑鄭二生繪圖壽之序

汪子者歙人也而商于汴嘉靖元年生年六十矣九月九日其生辰也於是其邑人同商者鮑氏鄭氏繪圖壽

焉一鶴立巉㠌之上張兩翼宛頸下鳴警日也日躍海而升㷔焰赫霞龍赤上則青松芘焉下則白濤沸焉雲氣旁流清飈淠焉懸蘿翳焉乃有紫草之英瑱芊之蕤媚礌砢而妍㠋崎於是李子聞之曰壽哉汪子圖𫉬之矣夫鶴昂藏弗羣者也非芳潔不啄非清泠不飲志在霄漢一舉千里斯天下之禽也然又千齡而丹萬齡而玄上仙之所親幸神明之所賔友造化者之所綏也是故壽者取焉非但長視亦以高潔隱處之倫也夫汪子

者隱之市而處乎商者也出游者四十年無毀行焉乃今六十無汚名焉固鶴之倫也二生圖之以為之壽不謂之頌哉故曰壽哉汪子昔者詩人之禱君也曰如日之升焉如岡如陵焉如松柏之茂焉而斯圖也三者具之頌詩之義矣夫君臣朋友殊分而同情者也故愛之咸欲其乆乆莫如岡陵次莫如松柏其大者如始日圖而禱之愛不啻鶴矣圖之情猶詩之情也故曰頌詩之義義發于愛仁之緒也仁不徒加義不茍受孟子曰愛

人者人恒愛之是也夫汪子者其仁人也矣汪名昂字懋昂號松崖子鮑名弼字以忠號梅山子鄭名作字宜述號方山子

陳公六十壽序

陳公者鄢人也年六十矣神意和朗步健髮黟李子聞之曰異哉陳子斯謂自壽歟黄子曰何也李子曰古之壽以上後之壽以巳曰壽夭筭也有人巳乎李子曰吁有哉古者教民胎有訓生有將幼有習長有産其衰也

則優之以禮崇之以逸於是有尊齒之經國養之文有杖鄉朝之制有給肉帛之令有就見之體珍從之儀是故民至老無疢癘夭札之災生鮮窘憂而終之安然上之人猶懼遺也則又鼓南薰之音吹陰崖之律俾躋之一是故民鮮弗壽也故曰古之壽以上後世眀鑿作息弗時民始自力以求諸全於是以勤集用以儉省費以退消事以靜抑慾以適導性以愛親物以恕容衆求全焉以自延其年而賢者藏也則恬丘壑甘農桑于于煦煦

罔口世務而或未忘也則誨其子孫出俾與時翱翔曰猶吾出焉耳如此亦恒安而寡災故曰後之壽以巳黄子聞之𩑺然而笑曰有哉夫陳公者七善具者也賢而藏夫身為封君彰矣乃猶野服於林石斯人者真所謂力全者邪李子曰我明與也凖古而酌今厥典備矣是故國無不養之老鄉無非齒之民肉帛之詔屢下而問邺之令恒申也陳公者亦謂三代之民非邪黄子曰其聞之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譬諸黄茂種美而地肥不

有水旱之戹風雨之災乎故力全者人長養者時成之者天故曰壽天筭也陳公兼之真三代之民邪公號其居曰坦窩遂自稱坦窩道人子某以名進士官至山東叅議其壽之辰也為正德巳卯八月一日會叅議君歸稱觴於家

黃太夫人八十壽序

黃太夫人者尚書黃公之夫人也初尚書娶于孫生三子楫霖彬封宜人矣無何卒而繼娶于魯生二子杞桓

封淑人矣無何尚書卒桓之官也例進其父母於是魯淑人進太夫人封是時年八十矣諸郎在者彬與桓耳彬工部司務免居大梁桓南京光禄寺署正也奉太夫人於南邸工部之居大梁也立香几於庭日夙興几拜北向拜者四祝萬歲者三南向拜者四祝萬壽者三容問工部南向拜祝者何工部輒泣已揮淚曰吾母就弟桓於南邸已而又曰彬四歲而亡母幸魯夫人育之成成彬猶成桓也又曰桓今尚無子彬有今郎也魯夫人

聞之日寄音思見之無異桓子也客問夫人耋而祺者何工部曰母惠而静儉而敬問四懿者何工部曰得之性而規諸行者也先尚書嘗謂母曰人附於惠神凝於静家裕於儉德聚於敬是故母遵服之老而無懈節而有儀守一弗撓恕而罔私故既耋而祺天降之禧李子曰予於太夫人之壽而知天人之道也得諸詩三焉三者何也尚書公力德而貞業矩内而標外行于其室四懿是成非刑于寡妻歟二子勇脩克念異胞同心厥脩

晚擬非永錫爾類歟嘉號載臨冠帔進榮非降爾遐福

維日不足歟客曰予得之易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工部

曰予得之書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是故予夙興几

拜北向拜者四南向拜者四

鮑母八十壽序

嘉靖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鮑母劉年八十其子曰崇

相者汴商也先期馳歸謁李子請言焉李子曰予有天

下之珍四畀汝歸而壽焉可乎崇相默無以應也心忖

曰珍者言邪古之器邪今之寳邪既曰四非言矣徐請焉李子曰予之四珍崑崙之桃扶桑之繭丹山之雛翰海之鯤也是四者足以壽乎祟相聞之䵢無以應也良久曰竊聞之有其理而無其事君子據理以訓來有其事而無其言君子即事以宣往夫殊陬異域有目所未睹人迹未之及如崑崙扶桑丹山瀚海之倫固寓託之微而荒唐之云也夫鳳之雛有矣如蠶之繭天池之鯤王母之桃果有之邪今子謂之珍又以之吾母壽邪祟

相惑焉是以默無以應也李子曰鮑商知道哉夫自世之狃于夸也于是務文而擯實自人之習于偽也于是內畧而外詳是故事其父若母名號冠帔以為榮而辱其身者或弗之慚拜跽奔走以為敬而憂其親者則莫之恤牲醴稷黍以為養而違其志者不之顧也故壽其父若母繪西池之圖撰南山之頌誇東海之籌侈北斗之杓惟怪是述而不復計事與理之有無今汝不予言之珍而訓來宜往者之惑不謂之知道何哉崇相曰僕

世商也自我先　公輩有修而弗耀雖無所為榮者然身弗敢辱也雖無所為敬者然弗敢貽親之憂也雖無所為養者然志弗敢違也是故吾為母壽弗敢述怪以速君子之譏而先生之言請焉李子曰夫予非知道者何言以塞汝哉雖然嘗聞君子之緒論矣居而養者以志壽離而養者以心壽心壽者使親之心常樂離猶不離者也志壽者使親之志不違居而安之者也汝商也有離焉以心壽可也心壽則樂樂則無憂無憂則無辱其

敬親莫大于是崇相乃于是再拜曰天下之珍四不如天下之珍一是故人有真珍焉心之謂哉有真樂焉壽親之謂哉

柏溪君哀序

柏溪君亡也哀于戚及其疎起之邇動乎遠盖鮮不愴焉悲也鮮不唧焉吟咨咨而音使人聞之鼻鮮不洟者鮮不泫然而淚也斯哀之至也李子曰哀有誠偽戚疏辨之賢愚之等邇遠見之何則哀者戚之之要情也舍

是惟賢則哀之哀賢雖踈遠可也夫天下未有無從之涕也恩離愛析頓踴漣洏如求如失強寬弗解泣至不期此天下之必情也何也戚之也小人之於哀也或飾詐以成勢則有抱嬰而泣者恭是也或諂往以希利則有拜墓而哭者韜是也或破疑以濟謀則有沾衣而別者嶠是也斯所謂無從之涕也有為而哀者也故曰哀有誠偽戚疏辨之是也夫柏溪君東川之布衣也生無可借之勢歿無可希之利假之不足以濟謀其亡也戚

者哀之疎者哀之邇者哀之逺者哀之斯何也天下有必賢者也賢之則慕慕之則思思之不見則悲悲之則吟吟之則音音之則詩故聞而冀見之者景行者也知而重違之者存敬者也過墟里而欷歔者不必戚經祠墓而涙流者百世而同臆也如林宗孺子之儔是也斯哀賢之至也夫汞死於藥而飛於爐者以真之必反也鍮亂金者也闇者金之明者鍮之以偽之難掩也故非賢而哀非戚而哀皆飾之謟之謀之之類也故曰得戚

者情得跡者義得邇者狹得遠者廣跡戚邇遠之間而人之賢否決矣柏溪君有子曰講舉進士過大梁言其父之所以哀而蓬溪譚子復語予柏溪君行予文成亦爲之欷歔久之

余公挽歌詩序

余公爲河南按察司副使三月亡何遽卒其友人李子哭之見其挽者歌之一歌之百和之乃喟然而嗟也曰予觀詩書六藝之文至於論天道備矣其最明著伊尹

曰作善降之百祥夫然後孤行特出之士恒恃此而不懼不平也則呼曰天乎天乎故寧隱忍轗軻終不肯降志辱己苟與世推移亦兾求伸於將來乃今不然善不必壽惡不必夭作忠者罹憂造偽者顯遂視彼蒼蒼方夢夢黮黮耳則所謂天者安在哉是以比干刳死屈原見放顔回短折孔孟隱約撫迹遭事使人憤惋悲歌長歎涕下不能自已故曰長歌之哀甚于痛哭今觀余公乃亦若此之倫矣周公之言曰視履考祥又其詩曰求

福不回夫余公自為邑令為臺諫陞令為按察副其屐
具載傳志其回與否至彰彰可考也往予在朝盖親見
余公行事謇諤貞諒是古賢之流也乃令弗究也又弗
壽也祥與福固如是乎彼所謂天者安在歟如是雖欲
使人不憤惋悲歌長歎涕下不可得矣故歌者道鬱者
也詩者敷志者也挽者宣悼者也令諸為余公作者誠
不出于鬱悼則已使誠出于鬱悼則所以傷其志者必
有甚于痛哭者矣或曰顔夭蹠壽以變言耳彼信能與

世推移取富厚顯貴多金玉貨財安知其後之不喪也余君即弗究弗壽然天下皆知余公之賢也又安知其非子孫之利也詩曰既克有定靡人弗勝亦謂是耳李子曰誠若是則諸為余公哀者亦可以少紓焉矣

周處士挽詩序

人之情有七其感人莫如哀哀亦有七然莫如義而哀與夫耳目聞見而哀吾於彼茍交且親聞其災則痛閔其逝則感違其從則怨口吟之則歎鼻齅之則酸者固

也彼非吾交且親吾徒以見以聞以義者從而哀之敎於中而發於面作於聲氣布為歌詩斯非易能亦明矣

麗公徐孺子一匹夫耳百世之下聞其履行見其山川墓廬欷歔瞻戀若失友昆非有大不得已必祠弔而後去是孰使之然邪宜興周景暉孝弟耕稼罔求聞于世鄉人化焉予不幸不獲與君識竊知其為學二子無疑也君年七十而卒卒之日其交若親既無所不用其哀矣已而見之者哀焉聞之者哀焉義之者哀焉君何以

得此邪哀不必同發而為歌詩則同此無他天下無二情也君嗣其以國子生謁選銓部自狀父行持哀歌詩一卷因刑部杭君來請予序予因未與君識受而不辭者義而哀之與人同也夫予既以前說應之矣復語之曰子歸展墓幸高其封樹百世之下安知不有祠弔而至者乎

空同集卷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九百四十九 集部

空同集卷五十八

明 李夢陽 撰

傳

邵道人傳

邵道人者蜀人也至慶陽年七十餘矣道人不欲言凡所願指色授故莫究所自來然見之者辛知其異人也道人館於鐘樓街周家築土被衲無晝夜露坐郡中諸

子弟少年爭來事道人道人凡所顧指色授之諸子弟少年無不當道人意者道人喜看病病者家請往乃令病者張目又令其噓即可活道人則目諸弟子而諸弟子即置飯病者前道人出其袖中鐵尺橫飯上誦大悲呪已起尺摩病者曰瘥矣脱不活道人則趨而出病者家以死日請道人則出其指示日數如其指數然道人不取錢每歲自正月始活一人取其布尺裹衲裹完弗取也病者家脱有見飯飯道人以椀列諸案無問多少

道人食之若加飯更以椀列之不食也若見飯是草惡食道人即喜食之曰更為造美食道人則不食其見飯或雜葷物道人曰第擇去葷物終不欲更造也道人善飲水鄉野人聞之爭來請願觀道人飲水道人微笑頷然之弟子前置水道人目弟子令鄉野人自置水亦以椀列諸案無問多少道人飲之若冬月水氷則聞道人齒間瀺瀺聲項之肩踴面紅汗簌簌下若雨也道人與予世父同時世父患脛瘍久不愈以問道人道人曰此

祟也若往聘於某氏乎謂其女陋也將更聘之女慚而縊死此其祟也世父大驚伏地頓首曰奈何道人曰今遇我三日解矣三日瘍果瘥居十餘年忽謂諸弟子曰吾將歸歟諸弟子曰先生福慶之人慶之人無敢慢先生者何遽言歸邪道人不應一日道人令設几三層而坐其上諸弟子始悟其歸謂死也環守之夜有登几而伺其息者道人猶揮肱墜焉夜半霹靂隱隱起屋脊若戈士甲馬戰鬬之聲諸弟子震懾伏地天明起視則道

人死矣賛曰子不語怪若道人者何如人哉二氏惑世亂政而道人口悛悛不欲道辭急人之難甓而後已嗚呼是所謂逃于墨者非邪

太白山人傳

太白山人者吳越間放人也終吳越間莫知其所自來人問其姓名山人曰我孫姓一元名問其字曰我字太初問何以稱太白山人曰我秦人也嘗棲太白之巔於是稱太白山人云於是人始知山人為秦人及問其家

世山人不之荅故人止知山人秦人也而不知秦何人也山人善詩有超逸才甞出秦四游浮湘漢躡衡廬踰河渉泗謁闕里登岱嶽之峯憇日觀觀日出焉奇之駭吽狂走人頗異之然弗識之也於是山人則南走吳會人識山人又識山人詩於是争禮敬山人山人固善說玄虛又膚瑩渥顔飄鬚望之如神仙中人於是愈禮敬山人而好異之士踵接于門矣山人往來越湖閩多在支硎南屏山寺中鉅家則争造寺餽山人美飲食鞋服

以是饒裕冠佩之士慕名來訪山人輒供具懽洽竟日

酒酣暢歌意態超脫令人起塵外之思人士或事功人

說及時事山人則又善說時事率鑿鑿副名實于是人

士轉相譽稱為孫山人聞四方矣一日山人病且革倉

皇屬其友曰死葬我佳山幸題我墓曰明詩人孫一元

之墓已而山人甦起而憤曰幾負我志而吳越人以是

覘知山人初無羽化術徒空談放浪形骸稍稍疑避而

山人則顧益說世務恒切齒不平其詩亦多為忿激悲

壯之音于是用世之士顧益喜之樂與之交義投情合犯濤弄月扣舷和歌俯仰一笑每自許於世無雙而湖舉人施侃者雅喜山人而病其放因說之居山人然之于是買田苕溪之旁又説之婚則婚侃妻妹張氏喜山人者閧之率移書相慶曰太初為全人矣是時建業劉麟龍霓咸徙居湖與吳充陸崐曁山人結社游號苕溪五隱山人始講吾儒性命之學無何病卒竟死年三十矣李夢陽曰予不識孫山人何如人未之面也往劉子

過夷門蓋數稱山人風神藻雅云日與之游令人坐忘而山人亦時時寄詩來然予竟莫知其何人也

張光世傳

張光世者洵陽人也名鳳翔字光世號攸陵子生而異質殊才目羞日短視然暗處則反明燈月之下猶畫也故其書窓畫必遮障而後親也字左手横書之興到筆飛瞬息滿紙李夢陽之舉鄉也蓋與光世同榜云先是西涯公遺提學石淙公書曰今年榜張潛冠乎石淙公

荅之曰設無李張二生者潜不後矣及見試録名第西涯公歎且服曰邃老知人邃老知人是時光世角尚丱業已夢寐屈宋追步班馬小視褒雄馳騁騷賦落筆千萬言竒字爛錯綺文輝奕觀者咸謂子安再生文考復出既至京師王公大人翰卿吟客訪造其門求其面識者殆日無虚也於是聲名出李上然光世不以自居未始不兄事李而讓其精也及舉進士李與同部見其面黄憂焉居無幾晴亦黄察其身又黄問曰光世不病疸

乎光世乃於是告休沐卧西山巖崦中李忖其非計遣之詩有曰石髓遇不識黄精春始花洞中日月秘強食勝丹砂光世于是乃移入城居無何卒年三十歳耳子安二十九文考二十四先是人以二子擬光世不識乎歿之日母七十餘歳子七歳一妻一妾相號於旅邸聞之無不心酸淚下者葢傷張子才而不永又老者孤者孀者貧無歸也李於是作哀鳳之操鳳之來兮爾胡為兮牛有皁兮雞有棲鳳兮鳳兮今何歸傷哉命兮我心

悲是時李夢陽與曹縣王崇文亦部寮實經紀其喪事既以之歸葬洵陽夢陽復上書孝宗皇帝言鳳翔抱才未究居官清苦困病客死棺斂路費咸資友朋幸獲反葬禮遵首丘然老母孤兒幼妻不免凍餒溝壑伏冀聖慈追繹鳳翔前備庶員六年不無犬馬微勞體古之敘帷敉盖之義查近時李崙孔琦之例勅有司月給米一石養贍終其母妻之身奏下吏部准行至正德末有人自洵陽來言先世母謝世有司月米住支而河南巡撫

李公以前奏轉行陜西廵撫官言月米必終其妻於例乃合不知今何如行也嘉靖五年馬考功輯其遺文七卷屬胡蘊州板之行然散佚者不少矣於乎啚其年復忌其文哉初光世殁李掇其手槀十餘帙未幾李罷官而人吏又無能識其槀中竒古字者曾孫平泉過索之去曰吾必卒其事然竟無聞也論曰大化流行誰乎測哉相如病於金馬長吉死於玉樓居實摧於秋風胡昇之良胡奪之永是以豪夫志士慼焉仰天而問履霜而

悲淩雲託之大人造化比之小兒盖憤皺弄之叵測而痛英雄之難遭也夫張子者固僻邑之産而寒素之倫也總角之年非有雞窗之授螢囊之聚者也一旦起而談玄虛振藻麗漸鴻之逵空驥之羣斯直學之至之哉亦天之所以畀之也乃今若斯焉已大化果測乎吁傷哉然張盖亦嘗夢幢輧冉冉自天下廣樂導之若迎已者病之革也起端坐索紙筆掃詩一十八章言意漫漶弗次漸昏漸竭末詩有一章三句者一章二句一句者

投筆而氣絶矣今集中録其全者一十四首

鮑允亨傳

鮑允亨者歙人商也與其弟乗米舟自湖陰之繁陽有三人者來附舟曰吾蕘人也舟人疑之不許允亨曰汝以渠赤身疑邪然渠蕘人也許之行至螃蠏磯舟回旋不得進於是允亨亦疑三人者亟舟岸遣之去而是夜盗果來執允亨兄弟縛之將並殺之曰汝識我乎允亨側窺之則附舟者也刃及血出矣允亨大呼曰吾母老

即殺我留吾弟其弟亦呼曰我殺無殺我兄賊猶豫不自決會大風起雨雷暴至江洶洶吼山鳴地震草木披亂賊恐散遁去一賊後謂允亨曰汝稻紙灰傅血處可痊也君子曰詩云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豈不信哉今觀鮑允亨事則急詐術而後仁義者不可省乎而或者則謂風雷之會為偶然斯亦甚可嗤也夫天何物也而欲豫謀哉誠謂義不足以入賊則江革趙孝之倫虛邪然予聞鮑氏先有值賊父子爭死賊兩釋之者若允

亨者亦其餘烈否耶

六烈女傳

儒生劉德舉來言六烈女事李子聞之泣然而涕出劉生曰夫子奚慟也李子曰予蓋傷為臣不終云於乎死生亦大矣往逆瑾之亂予實丁焉當是時人士大都以賕行問之曰救死爾又曰死瑾無謂於乎死生亦大矣彼粉黛笄褘之人乃顧若是烈邪自死瑾無謂之說與於是賕者公言於朝羣議於巷偶語於途以逮至則問

金多少為罪重輕於是天下吏曰考掠桎梏之咸金逋也下歛而上聚公簿而顯輸曰姑救死爾夫為臣宜若是否邪設靡賕瑾能盡死之邪於乎死生之際難矣彼粉黛笄褘之人乃顧若是烈邪予盖傷焉於是作六烈女傳陳氏者陳傑女也年十八聘楊瑄居無何瑄卒女痛哭將死之父母不許欲往哭瑄又不許女則竊翦髮屬媒氏往置其夫懐汴俗聘女生年月日朱綺金字與男家號定婚帖於是瑄母以定婚帖裹其髮懐瑄葬焉

而女乃遂卸容飾素笄縞衣居無幾父母謀改聘女縊而死天順五年六月十一日也後五十三年為正德甲戌瑄有任曰永康者改葬瑄而求陳氏骨合焉二骨朽矣髮定婚帖獨鮮完劉生曰葬之三年而岐穀了瓜產之墓李子曰世人蓋多言青陵臺事予竊疑焉連理之木比翼之禽令以岐穀了瓜觀之不其信邪張氏者李傑妻也年十八歸傑踰年而夫病且死握其手訣曰我死汝必更然善侍後人矣妻泣矢之曰君死妾死不願

更也傑死張氏謂棺匠曰棺大之夫性喜寛大也其父母曰棺第狹之勿大匠從其父母狹其棺張氏哭毁其狹棺曰不大不棺也棺成自經而死高氏者夏永昌妻也嫁三月而永昌病死高氏欲從之然家人防之嚴則日主前焚香竊祝曰永昌俟我其母知之泣謂之曰汝今十九年耳奈何輕死高氏曰嗟母謂百年永邪然均死耳竟縊死劉氏者魏相妻也相之死也祖姑王覘婦有決志乃引婦登樓同寢婦哭之達旦不輟聲已紿其

祖姑曰我飢渴甚祖姑信之下樓取水食婦以手巾二幅接縊於梁上年二十一矣王氏者孫林妻也林病貧無以療王氏賣衣辦湯藥夜籲天祈身代之林死則匍匐哭不絶聲水漿不入口者二日乃潛詣後園棗樹自經死張氏者田孝子妻也孝子曰銳嘗刲股療母病母死廬墓三年於是稱田孝子云孝子有甥宿舅鋪而夜殺其隣鋪客盜其財於是逮孝子獄無何孝子死出其屍墻為之崩張氏之死也或勸之矣則忿哭曰我與田

銑夫婦二十年矣彼既為孝子我獨不得為節婦邪竟死今按六女者皆祥符郭門西人也六十年間烈者六焉足謂之興矣聞風者激邪抑地之靈使然邪李子曰予於六女而重傷時俗之偷也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志乃人不欲死顧詑人曰我死弗獲死今以六女事觀之然邪否邪夫鉅鑊之嚇盈諸耳甘綺之誘戰于中人鬼之關須臾是決乃六女者方視死如歸求亡如飴逌間伺隙如探金攫玉惟恐後時而靡獲也斯其志可奪邪

不可奪邪夫粉黛笄褘之人至微也窮閻敝閭顒頳下賤之女非有閨閣之儲文史之訓父兄之指誨聞見之開阜也而一旦有如此者彼冠裳鳴珮之夫口先王而講詩書者乃往往狼貪而狗生患難之至不化蔚為蕭則豕突鼠竄矣於乎極矣予於六女安得不重傷時俗之偷也劉德舉曰斯舉也予倡首義於鄉人復白其事於官司矣業為六女立廟郭西賛曰貴非必爵煇豈惟華有碎而完有凶而嘉於烈陳女甘心末家槁骸竟雙

並蔕則瓜岐穗離離載嘉者禾五女繼興奮義執情隕軀捨生展哉令名於惟六女生猶鴻毛死而遽巍山岳其高瞻廟者拜過里者式無貴無賤無識不識即跡揆心持獨驗同古今一感人心至公熊掌取譬瓦全是恥爾忠爾孝敢告君子

尚書黄公傳

尚書黄公者封丘人也名紱字用章其先洛人高祖克讓始徙封丘克讓生思豫思豫生秀秀生中中生黄公

初高皇帝兵起思豫掌太常事以罪編氓沅州已又軍平越衛於是平越沅州封丘洛皆有黄氏乃後秀商金陵死中收其貲商重慶娶于張生公重慶於是重慶亦有黄公生之夜夢老人抱嬰兒曰送蹇尚書為汝子長依舅氏張宗琦宗琦為麻城學職從如麻城歸如平越補衛學生正統丁卯以春秋中雲南鄉試第五明年登進士第除行人陞南京刑部員外郎郎中出為四川參議參政進右使轉湖廣左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進南京戸部尚書改左都御史尚書仍舊黄公廉峻直執遇事飈發正色山立即重忤時貴弗恤智巧所避公毅然肩之人率竊笑其呆然亦以是獲名郎中時人業以硬黄目之矣部堂嘗缺官公署堂印諸寮事之即猶堂官也亦才識超之之故譚千戸者大猾也善攙顯貴人嘗奪民蘆塲顯貴人無敢為民直者公直之竟歸之民為叅議督松茂諸倉兼備其兵鼈草宿奬擒豪惡數百人舉劾將官各當遑賴以寧叅政如崇慶旋風擁輿

不得行公曰汝寃氣邪姑散予圖之至州齋沐禱夢翌日清其囚無驗乃禱諸城隍夜果夢若有神言州西寺云寺去州四十里邊路而巢山公旦起率州官吏兵往詣寺圍捕之有僧少而惡詰之無牒便醋堊塗其額曬洗之則有巾痕乃鞫訊之遂盡暴其奸慝云寺後有巨塘凡投宿人則殺之沉塘中衆分其財有妻女則分其妻女又攢典李節陽王親也侵盜官糧巨萬數王為之窟公按之悉如法公雖錢穀司然善摘發奸伏以是威

行境中嘗道川東青神令望風解印綬走為右使奏閉建昌銀礦許之大盜周主簿者哨衆抄掠撽公平之公謂盜起于煩苛宜少寛養而閹官以方貢横歛公抗不從閹擠移近省陞左使時兩京工興徵銀二萬例派民公以庫積餘充又勢豪馬快船債萬坐逼索又荆王奏徙墳塚公悉不從省費鉅萬又計錮僧繼曉於是威惠大行繼曉之來也勢焰灼人公私謂諸公曰曉以妖術媚上遂奸眠食共令避而反鄉名掃墓而實逃生耳乃

令武昌府錮之後堂陽尊禮之居無幾曉果敗檻送京斬之西市公在蜀嘗忤閣臣萬安銜之三年六推咸抑公知之乃亦連疏乞罷凡三上已乃有巡撫延綏之命者劾參將郭鏞都指揮鄭印李鐸王琮葭州史知州等又計捕豪奸張綱乃於是拔才能察幽隱問疾苦飭廢墜於是申號令修器械嚴警邏節候望邊政為新公見飲馬婦片布遮其下體乃悲以嘶曰嗟乎士之貧至此極乃驅之戰守邪於是令豫支米月三會詔毀庵寺公

使汰尼解軍門給配鰥士人人大懽悅無不願爲公死者及公去尼有携子女拜送路傍者云公既官六曹益無所顧避威稜截然特旨改掌憲院天下方仰望風采公自以歴侍五朝中外凡五十年驄直崛異忤人獲名伏禍難測又屢溝宜戒乃引年懇乞骸骨居無何疾作竟不起年七十有一所爲奏議及政蹟并所著文詩悉棄不留晚嗜㕘同契號精一道人蟾陽子有註本獨存國制文極於六曹尚書官之北斗天造不論夏寒經綸

惘愊太宗北征全國是屬三楊公亮寅協㞐績臺省坐
臻太平君佚臣勞所謂代天之相英廟之遇文達略似
馬周吁俞一德密畫顯斷萬幾精覈局體一變成化間
忠良外植三原河州單縣封丘巍然輩出居則岳屹動
則雷擊大事斧斷小細海畜帷幄佞幸請劒必殛使見
之者畏聞之者慴斯其人死生富貴足動之哉然較之
天順以前則殊矣時與位不同邪委任權力殊邪弘治
中華容洪洞鈞陽靈寶陽曲盧氏金陵安福咸稱名卿

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審茍濟其事小枉安焉局體又變矣雖形迹罔暴義遵矯直亦運數然歟自言路志伸毁譽進黜氣燄滿盛公卿斂避正德以來遂靡靡難觀亦諸人甘寵飾譽稍有嘉美便立祠樹碑要歌徵頌鏤板鐫石惟恐不流令信後也此意既横機巧自生工言論務彌縫斯又一變然黄公為左都則嚴甄御史量能委之火其差簿於庭曰事貴得人耳資勞久近豈立官者意哉當是時言官能毁之黜否邪斯為政在人邪抑時

不同邪公焚奏草白泯其嘉美視汲汲流令而信後者又何如邪江淛食鹽錢鈔民苦包攬掊勒呻吟公為尚書力條其折徵銀狀以聞至今行之便此其事比之汲汲流令信後者得與失不較然白哉公年二十六舉進士始室孫郎中鏞女也生子楫霖彬封宜人贈夫人繼室魯衛鎮撫宣姊生子杞桓封夫人盖終其身無妾婢云彬工部司務桓光禄寺署正公卒之日皇帝驚悼遣祭勑有司營葬墓在長葛縣馬陵岡

江西按察司副使周君行實

正德七年閏五月二十六日江西按察司副使周君攻華林賊戰死之其子幹救之戰亦死時予在泰和聞之驚而疑已而實然則痛哭曰勇哉周君見危而授命已哀其子曰幹死于孝矣言是日君以賊食盡會兵三面夾攻君攻自北門三戰射輒中賊少却君與其子先登逼之會賊滚其墻石下如雨軍潰被執君頭中刀血流滿面左髀中鎗不能行猶大駡賊不絶口賊怒支解之

以狗其子幹前救君中鎗也然猶力戰竟墮崕死敗兵先舁其尸回營翌日諭賊求君尸賊裀裹尸還焉先是制兵者以馬腦華林賊劇滑諸山賊則日又竊發憂之會君到即檄君勦之君首擒廬山左湖盆塘賊百數軍為之振乃移軍奉新計擒飛王胡雪二馬腦寨平華林賊恐分立仙女寨以拒我君拔之賊又立寨雞公嶺君又拔之先後斬獲以千數於是進壁華林絕其出道塹之而守久之賊窘遣諜者言賊飢餓匍匐狀君信之遂移

擻會兵夾攻然它兵實觀望不大進而君獨與其子進逼之坐是敗而死於乎哀哉屢勝者驕邪抑命歟君弘治六年毛澄榜進士歷刑部員外郎謫兖州府通判正德改元復其官歷郎中大理府知府拜令官官一年而死夫逆豎之亂災荒癉海之濱死者屢矣君不之死也乃今死以此君為主事也檢獄政日莅視獄中人藥其病者員外郎則坐請貸言疑獄者罪貶官兩在郡無不得民也所至則又善剖疑獄此皆足不死乃竟死也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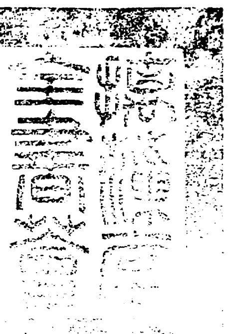
系出元總管思後貎魁梧性侃侃不阿善星命之學談星命十中八九然不諳自命初華林之役有星命者實賊黨來談君星命已再拜賀曰美哉動罔不利君曰我刑殺太重無制其人曰夫刑殺者利于兵者也議遂決故曰天有大數世有大運人有大命故京房郭璞皆不免殺身由是觀之命可識矣君生天順四年閏十一月十一日午時年五十有三歲配宋氏封宜人四子金州學生娶黄氏紈娶馬氏斡死於孝者也娶劉氏春聘高

氏二女長適劉槩舉人次適李瞳州學生君父諱正大

同府知府正父貴封滁州知州貴父復復父添祥添祥

始居長沙後徙安陸州

空同集卷五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任益春